



诸神的微笑

——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

〔日〕芥川龙之介 著 小Q 译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诸神的微笑

——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

〔日〕芥川龙之介 著 小Q 译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诸神的微笑——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/[日]芥川龙之介著;小Q译.—上海:
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309-07760-5

I. 诸… II. ①芥…②小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-近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0248号

诸神的微笑——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

[日]芥川龙之介 著 小Q 译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孙晶 卢茗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字数 109 千

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7760-5/I·585

定价: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

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(文库本)出版说明

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，塑造译者，也塑造读者。

就像——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；潘帕半路出家，从《芒果街上的小屋》辗转到了《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》，举重若轻，如鱼得水。要说全然忠实和“准确”，他们全都不算，起码，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；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。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、有生命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。董桥先生说，高等译手是“跟原文平起平坐，谈情说爱，毫无顾忌”。

本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，本着“年轻人译、年轻人读”的全新宗旨，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

经典的全新体验。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·坡、马克·吐温、莫泊桑、王尔德、契诃夫、欧·亨利、杰克·伦敦、茨威格、芥川龙之介、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，邀请一批年轻译者，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、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，用生动而具时代感、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。

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“人约黄昏后”的境界而仅止于“人在屋檐下”，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，渗透了译者的个性。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，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，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、译者和读者。

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，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。

- 001 橘
- 007 蜘蛛丝
- 012 矿车
- 020 罗生门
- 029 舞会
- 039 烟草与魔鬼
- 051 手帕
- 063 竹林中

- 077 阿富的贞操
- 092 杜子春
- 108 诸神的微笑
- 125 晚年的素盞鸣尊
- 148 地狱变
- 189 傻子的一生

橘

这是一个阴沉的冬日黄昏。我在横须贺首发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坐下，心不在焉地等待着发车的汽笛声。早就开了灯的车厢里，除了我，难得的一个乘客都没有。瞅瞅外面，昏暗的站台上，今天也难得地几乎见不到送行的人影。只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狗，时不时悲伤地叫唤着。这景象与我此刻的心情不可思议地相称。懒得诉说的疲劳和倦怠，就像这雪前阴郁的天空一样，在我脑海里蒙上了一层混沌的阴影。我只是把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，连把一直放在口袋里的晚报拿出来一读的精神都提不起来。

不久,发车的汽笛声响起来了。我隐约感到心里舒畅了一些,便把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,下意识地等待着眼前的车站开始退向后方。可是在那之前,从检票口的方向传来了烦人的旱木屐的声音,紧接着,在乘务员的咒骂声中,我乘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哗啦一声被打开了,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同时,随着一阵猛烈的摇晃,火车慢慢地开动了。一根一根从眼前晃过的站台的柱子,仿佛被人遗忘在那儿的运水车,还有车里那正为小费道谢的行李工——所有这一切,都在喷向窗户的煤烟中,慢悠悠地向后退去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,点上卷烟,抬起无力的眼皮,打量了一眼对面座位上的小姑娘。

她那没有光泽的头发梳成了银杏髻^①,留着伤疤的两颊皴裂得厉害,红得叫人看了难受,那是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丫头。脏乎乎的黄绿色毛线围巾耷拉在膝头,膝上放着一个偌大的包裹。那抱着包裹、长满冻疮的手里,宝贝似地紧紧捏着一张三等车票。我本来就不喜欢这小姑娘俗气的脸,她肮脏的衣服又让我不快,最关键的,那连二等车票和三等车票都分不清楚的笨脑子更让我讨厌。

① 银杏髻:幕末到明治时期日本少女的常见发式。

所以已经点上了卷烟的我，大半是为了忘记这小姑娘的存在，漫不经心地把晚报摊在膝头翻看。照在晚报纸张上的天光，突然变成了电灯光，版面上那印刷糟糕的铅字，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。不用说，火车是钻进了横须贺线众多隧道中的第一个了。

即使遍览被电灯光照亮的晚报，也难以宽慰我沮丧的心情，世上尽是一些平庸无趣的事情。媾和问题，新婚嫁娶，渎职事件，讣告——进入隧道的一瞬间，我一边感到一种火车前进的方向突然倒置的错觉，一边机械地浏览了一条条的新闻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也无法控制地觉得，那个小姑娘就像粗鄙的现实化成了人的面孔一样，坐在了我的面前。这隧道中的列车，这乡下姑娘，还有这充斥着平庸新闻的晚报——不正是象征么？不正是这莫名其妙的、低贱的、无趣的人生的象征么？我觉得没劲透了，把看完的晚报一扔，像死了一样，又把头靠在窗框上，打起了盹儿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我忽然微微一惊，下意识地睁开眼一看，那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从对面的座位挪到了我旁边，一个劲儿地想要打开窗户。可是，沉重的玻璃窗似乎总不能如愿打开。那皴裂的脸颊愈发地红了，不时吸鼻涕的声音和小小的气喘吁吁声，不停地传到我

耳朵里来。这光景，连我也确实觉得有几分同情了。可是，暮色中，两侧那满是枯草的明亮的山腹正向车窗迫近，很明显，火车马上就要接近隧道口了。那小姑娘却不管这些，非要把那特意关上的窗打开——其中的原因我真是不明白。不，我认为这小姑娘只是一时兴起罢了。所以，心里依然怀着恶意，冷漠地看着那长满冻疮的手拼命把玻璃窗往上抬，简直像在盼着她永远不要成功。不一会儿，就在火车伴着骇人的风声冲进隧道的同时，小姑娘一直想打开的玻璃窗，终于啪嗒一声落了下来。随即，仿佛溶解了煤渣的乌黑空气，突然化为令人窒息的烟尘，从四方形的窗槽中，弥漫到了车厢里。本来嗓子就不好的我，连用手帕挡住脸都来不及，被这扑面而来的烟尘呛得差点儿喘不过气来。可是，这小姑娘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快，把脑袋伸出窗外，专注地望着火车前进的方向。黑暗中的风吹起了她银杏髻下的鬓发。就当我在煤烟和电灯的光线中看着她的时候，窗外已经渐渐明亮了起来。要不是因为泥土的气味、枯草的气味、水的气味又从那里冷冽地飘了进来，我一定早就慢慢地停住了咳嗽，不由分说地训斥这个陌生的小姑娘，让她把窗户像之前那样关上了。

可是这时候，火车已经平静地驶出了隧道，正在路过

铁路交叉口一个被枯草遍布的山环抱着的贫穷村庄。交叉口附近，杂乱而拥挤地盖满了破破烂烂的茅草屋和瓦房。暮色中，铁路值班员懒洋洋地挥动着他那发白的信号旗。出隧道的时候，在交叉口稀稀拉拉的栏杆外，我看到一个挨一个地，并排站着三个脸颊通红的男孩子。他们好像是被这阴天给摁着一样，每一个都驼着背，又穿着跟这村外凄凉的景物一个色调的衣服。他们抬头望着驶过的火车，一起举起手，高高仰起稚嫩的脖子，扯着嗓子拼命地发出听不懂的喊声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从窗口探出了半个身子的小姑娘，忽然伸出那长满冻疮的手，使劲左右一挥，啪啦啪啦地，从空中向目送着火车的孩子们扔出了五六个温暖阳光般颜色的、让人振奋的橘子。我不禁屏住了呼吸，然后一下子明白了一切。这小姑娘，大概是在去东家的路上，把怀里藏着的几个橘子从窗口扔出去，慰劳特地跑到交叉口来目送自己的弟弟们。

暮色点染的铁路交叉口，像小鸟一样喊叫着的三个孩子，还有纷乱落下的鲜亮的橘子的颜色——全都在车窗外转瞬即逝。可是，这光景却清晰地烙印在我心里，让人难受。随即，我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爽朗的心情涌上了心头。我激动地抬起头，注视着那个小姑娘，仿佛那是另外一个人。而她不知何时已经回到了我对面的座位

上，依旧把那皴裂的脸颊埋在黄绿色的毛线围巾里，手里抱着偌大的包裹，紧紧地捏着那张三等车票……

直到这时，我才终于得以忘却，那不愿言说的疲劳和倦怠，还有那莫名其妙的、低贱的、无趣的人生。

蜘蛛丝

—

一天，释迦牟尼独自信步在极乐世界的莲花池畔。池中盛放的莲花洁白如玉，正中的金色花蕊不断散发着难以名状的美妙清香。这会儿正是极乐世界的清晨。

释迦牟尼在池边停下脚步，偶然，从那遮住水面的莲叶之间，看到了下方的样子。极乐世界的莲池下方，正是地狱之底，像透过西洋镜一样透过水晶一般的池水，三渡河和针山的景象，就看得一清二楚。随即，他看见一个名叫健陀多的人和其他的罪人们一起，在地狱深底挣扎

着。健陀多是个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，可是释迦牟尼记得，他做过一件善事。这说的是有一次，他在一片深林之中，看到一只小蜘蛛在路边爬，立刻抬起脚想要踩死它，然而转念一想：“哎呀，它虽然小，却也有生命。这样无缘无故夺取它的性命，怎么想都怪可怜的。”于是他到底没有踩死蜘蛛，放它走了。

释迦牟尼看着地狱的景象，想起了健陀多放了蜘蛛一条生路的事情。于是他想，作为对这个善行的回报，就尽可能把这个人从地狱里救出来吧。所幸，他旁顾左右，见翡翠色的莲叶之上，正有一只极乐世界的蜘蛛，悬在美丽的银丝上。释迦牟尼伸手轻轻取过蜘蛛丝，把它从如玉白莲之间，径直放向遥远的地狱之底。

二

在地狱深底的血池，健陀多与其他的罪人一样沉浮其中。无论往哪儿、怎么看，都是黢黑一片，偶尔觉得黑暗中浮现着什么微茫的东西，那是可怖的针山上的针在闪光，实在是吓人极了。四周如墓地一般寂静无声，偶尔传来的声音，只是罪人们微弱的叹息。这是因为堕入此间的人们，在地狱的各种折磨中精疲力竭，连发出一点哭

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所以，即使是健陀多这样厉害的大盗，也只能像垂死的青蛙一样，一边呛着血池中的血水，一边不断挣扎。

然而，有那么一刻，健陀多无意中抬起头，望向血池的上空。在那死寂的黑暗中，从很远很远的天上，怎么有一根银色的蛛丝，怕被别人看见似的，闪着丝丝细细的微光，簌簌地向自己垂下来了呢？见到这个，健陀多忍不住高兴得拍手：只要抓紧了这根丝一个劲儿地爬，一定能逃出这地狱。不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上极乐世界吧？要是那样的话，就再也不用被赶上针山，也不用在这血池中沉浮了。

这么一想，健陀多立刻两手紧紧抓住那蜘蛛丝，一下一下拼命往上爬。他原本就是个江洋大盗，所以这样的事情，自然驾轻就熟。

可是地狱与极乐世界之间遥隔几万里，再怎么焦急，要爬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爬着爬着，健陀多终于精疲力竭，一下也爬不动了。实在没有办法，他打算先休息一下，就吊在蛛丝的半途，向遥远的下方看了一眼。

这一看，拼命努力的攀爬还真没有白费。刚才自己还身陷其中的血池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隐设在黑暗的深底了。那朦朦胧胧闪着光的可怕针山，也已远在脚下。

照这样继续爬下去，要逃出地狱，大概不会有什么意外了。健陀多两手缠着蜘蛛丝，用来到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过的声音笑道：“太好啦！太好啦！”然而他忽然又发现，蜘蛛丝的下面，数都数不清的罪人们，像一队蚂蚁一样，跟着自己，一个劲儿爬上来了。看到这个景象，健陀多又是惊讶又是恐慌，瞬间只能像傻子一样张大了嘴，只剩眼珠还能转动。只承载自己一人的重量就几乎要断裂的蜘蛛丝，哪能承受那么多人的重量呢！万一要是断在半路，就连好不容易爬到这里的自己，也只能坠落到原本那个地狱里去了。那可就糟了！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已经有成百上千的罪人，从黑暗的血池之底，沿着闪着一线微光的蛛丝，蠕动着爬上来了。要是不趁现在赶紧做点什么，丝一定会从中间断开，自己一定会坠落下去的。

于是健陀多大声喊道：“喂，罪人们，这蜘蛛丝是我的。到底是谁让你们爬上来的？！滚下去，滚下去！”

话音刚落，刚刚还安然无恙的蜘蛛丝，忽然从健陀多悬吊着的地方，啪的一声断开了。所以连健陀多也不能幸免，一瞬间，便呼地一下，像陀螺一样骨碌骨碌转着，眼睁睁地向着黑暗的深底，倒栽葱似地掉了下去。

之后，只剩下极乐世界的蜘蛛丝，还闪着细细的光，短短地垂挂在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半空。